



■ 专栏作者: 李专

小满



小满

5月21日,将迎来今年的小满。小满的意思是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

我一直很喜欢这样两个单音节词语:半和小。在唯美的宋词里,它们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儿。

曾经去过的千岛湖,它所在的淳安县城就是这样地被人形容为“一城山色半城湖”。咸宁,也有“一半山水满城桂”的美誉。几乎所有的艺术样式都讲究留白,至于是留大半还是留小半,度的把握正是艺术高下的一个重要奥妙。“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小”富有向上的空间,生长的天地,给人朝气蓬勃的感觉,生命力旺盛的兴奋。有时求大不得,求小还靠得住些。比如“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至于小康社会,则比中产甚至比大同都要更加令人神往,因为它关乎的人数更多。

现在与“小”同义的“微”更是大行其道,微电脑、微博、微信、微媒体、微客、微播、微电影、微游、微课、微公益、微话题、微访谈、微生活、微读书、微文明、微贷、微想、微美食、微明星、微吧、微家、微企业、微科普、微文学、微资讯、微印刷、微动力、微心情、微唱、微创、微志、微设计、微会议、微趣……要是现在给二十四节气命名,小满肯定会被叫成“微满”了。

既然是小满,它就不会圆满,当然,不圆满才符合生活的辩证法。万物蓬勃生长,病菌当然也不甘寂寞。小满节气是皮肤病的高发期,比如风疹。风疹可发生于身体的任何部位,发病迅速,皮肤上会突然出现大小不等的皮疹,或成块成片,或呈丘疹样,此起彼伏,并伴有皮肤异常瘙痒,随气候冷热而减轻或加剧。这是气温惹的祸,大概也有人会认为是小满惹的祸哩。

与吃食众多的立夏比,小满最推崇的吃食也有一点苦涩。小满三候:第一候苦菜秀,第二候靡草死,第三候小暑至。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诗经》曰:采苦采苦,首阳之下。据说当年王宝钏为了活命曾在寒窑吃了18年苦菜。旧时农民春天青黄不接之时,要靠苦菜充饥。江西苏区有歌谣唱:苦菜菜,花儿黄,又当野菜又当粮,红军吃了上战场,英勇杀敌打胜仗。红军长征途中,更是常以苦菜充饥,渡过了一个难关。苦菜被誉为“红军菜”、“长征菜”。

苦菜遍布全国各地,医学上叫败酱草,李时珍还给它取了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天香草”。苦菜,苦中带涩,涩中带甜,新鲜爽口,清凉嫩香,营养丰富,含有人体所需要的胆碱、糖类、核黄素和甘露醇等,具有清热、凉血和解毒的功能。《本草纲目》:(苦菜)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

现在,人们更是把它当成绿色健康食品。我们食用苦菜有千百年的历史了,可是,还一直是把它当野菜,这好像是个特例。

小满谚曰:蚕老一个闪,麦熟一眨眼。不管怎么说,小满都是一个好节气呀,它是一个快速生长的季候。

黄龙山的雾

四月去了通城的黄龙山住了两夜,只因那几天全是雾,什么也看不见,黄龙山的雾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天早上,六点就醒了,走出“天岳度假村”7号楼小别墅,四周被雾纱笼罩着,像是在梦中,眼前的一切都在温柔乡里,只有那雾中的风儿四处活泼地游戏,在茂密的丛林中,在青葱的竹海里,一遍又一遍轻声细语地叙述着她的快乐和自由。

有文友从六号楼出来,大概也是起早来欣赏黄龙山的雾的,俩人便沿着林中的水泥路上漫无目的地散步。雾里很静,没有鸟鸣,也没有风声,更没有鸡犬相闻。我想,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仙境了。

路旁的山坡上有零星的数枝映山红,雾里探花,花不娇艳,只有那竹林里从土里钻出来的一尺来长的新笋,很是有些精神,笋尖上还有露珠,想必是昨晚一夜的挣扎,头上还留着生长的汗水。

隔老远听见有女人的声音,朦胧的听不清说些什么,转过一道弯,看见一男的一半蹲着举着相机正为那女的拍照,那女的站在一株风景树前,歪着头笑着,很美。看去,雾中的女人,雾中的景,还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吃过早餐,坐在会议室开会,在这种环境开文人的

神仙会正合适,云里雾里,纵横捭阖,说着便也和室外的雾一样了。想到雾,真想出去看看她现在在干什么。

一天的雾都没有散去,还是早晨的模样。这天正好喝酒,中午醉了晚上又醉,醉在黄龙山的雾里,一夜好梦。

黄龙山海拔1500多米,山上的雾很有特色,我感觉那雾有点像那种大家闺秀静坐在阁楼上遥望远处默念宋词的模样,凉爽却不湿腻,恬静而文雅,她似乎不喜欢动弹,就静静地拥着你,守着你,脉脉含情,不离不弃,并不同许多其他高山的雾,时聚时散,时浓时淡,那般的顽皮,那般喜怒无常,那般的喜形于色。

细细品味,黄龙山的雾,真不失为黄龙山自然魅力的精彩一笔。

黄龙山,“脚踏三省”,这风水宝地早就被古老的道教占为己有,成了他的第二十五个洞天,又是佛教黄龙宗的发源地。一山藏两教,自然演绎出许多动人的传说。黄龙山现有角楼、天岳关和凤凰翅三大游览区,计划再开发三个风景区。名山配名景,景上添花。

第三天去天岳关,天岳关门楼建立在风口中,山上的“抗日阵亡将士纪念馆”也在大雾里。

1938年,刚组建不久的国民党陆军第92师参加台

老家竹缘

“岁寒三友”和“花中四君子”中皆有竹子的一席之地。我的通城老家,也与竹子结有不解之缘。

老家的毛竹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竹林掩映处,常有人家。看,竹叶因风摇曳,炊烟随风飘散,还有小小竹桥,潺潺溪水,伴着清脆的鸡鸣,零星的狗吠、牛哞、羊咩,好一支乡村圆舞曲!许是竹多林密,老家的山泉清甜可口,很多人家直接用竹筒引为自来水。

乡亲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中也将竹子当成“亲人”。男人用竹扁担、竹枪棍、箩筐、竹箕挑东西,用竹枝、竹片扎篱笆、隔猪圈;女人用篮、篓打猪食,装野菜。开耕的牛则将鲜嫩竹叶当作美食。儿时的我,睡的竹摇篮,甚至戴个竹笠上学都觉得无比自豪。

春日初晴,竹子精神抖擞,竹叶一丛丛一簇簇,愈发嫩绿,不时有珍珠般的水滴从叶尖缓缓滚落。竹笋破土而出,密密匝匝,如整装待发的铠甲武士。女人们开始忙着挖竹笋、晒笋干,孩子们帮着剥笋箨,撕笋条。



一个人的春秋

叔父今年深秋时节就满九十岁了。叔父属牛,也许是属相注定了叔父这辈子的命运,就像默默耕耘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一只老黄牛。

叔父一生心苦命苦,早年丧父,婚后不久失妻,终生无子女。年少时多病,他用土法“打灯火”治疗,结果病治好了,却治跛了一条腿。于是,他拖着一条残腿做着正常人都无法承担的事情,终其一生。

叔父年轻时因为一个错误的婚姻让他悔恨终生,甚至用终生不要来弥补自己内心的愧疚和悔恨。于是,叔父从血气方刚的青年到垂垂老矣的暮年,始终选择和我们全家相伴,成为这个大家庭实实在在的老黄牛。我们家大口阔,加之父亲从教在外,家中的一切家务活都是叔父一人独揽。尤其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能吃上一顿饱饭都成了最大的奢求,但叔父却始终不离不弃,拼尽自己最大的力气帮助维持着这个家庭的生计。

在叔父的心里,家里人尤其是侄子的愿望就是他的愿望。记得那年上南川水库工地,因为出工卖力被

夏天最妙。竹林外烈日炎炎,竹林里凉风习习,竹香氤氲,竹园就是娃们的乐园。爬竹子、射竹箭比赛是保留节目,调皮点的娃还会将竹子拉下来,将几根竹枝编织成摇篮,在空中晃来晃去,刺激而有趣,令“胆小鬼”们羡慕不已。累了,或坐或躺在掉满枯竹叶的松软地上。阳光懒懒地透进林间,在地面投下多变的图案。月朗星稀的夏夜,不知名的虫子叫得时断时续,萤火虫忽明忽灭,点缀着夜色。邻居们搬竹椅、抬竹床,摇着蒲扇聊开了,从国际大事、国家要闻,侃到家长里短、油盐酱醋。不知不觉,夜深人散,竟有人在竹床上睡着了。

竹制农具忙完一个金秋,终要修补修补了。很多人家会请篾匠忙上几天。篾匠手真巧,时而蝴蝶穿花,时而蜻蜓点水,时而两鱼争食……削出的篾条有的细如发丝,有的薄如蝉翼,长的接近两丈,短的不足两寸,还散发出清新淡雅的篾香。做好的竹具则篾色黄绿相间,层次分明。几天后,成果不少:新编的或修好的筐、

难忘铁锤叮当声

一年又一年,那铁锤叮当的声音总在我的耳边回响,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十七岁高考落榜回到在水一方的鄂南渔村,当时又瘦又矮的我,因忍受不了父亲对我“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拿刀”揪心叹息,一怒之下远走他乡,去跟一位陈姓铁匠师傅打铁学艺。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还有“打铁要得本身硬”的古训,只是发誓要学一门“男人的手艺”,从而向父亲证明自己决不是一个只能享用“嗟来之食”的窝囊废。

初进铁铺,望着那如我手臂一般粗细的铁锤把柄,我怵怵地感受到了自己的身单力薄。用吃奶的力气,拼命挥动十八磅的大铁锤,每一炉铁打下来,总是左脚靠右脚地站立不稳。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深深地知道了人活着是多么的艰难和不易。夜深人静时,浑身酸疼地斜倚在那张落满煤灰的小木床上,就着一盏孤灯,失神地望着那无法伸直的十指,抚摸着手掌上那些由水泡和血泡结成的硬茧,不禁泪如雨下……那一刻,我真想从四十里外的铁匠铺中逃回老家,然后扑进母亲的怀里放声大哭

儿庄会战和武汉保卫战。武汉失陷后,撤至通城西南,据守天岳关一线,先后参加过九岭阻击战,通城县城攻坚战及锦山、铁柱港、咸宁柏墩、通山太阳山战斗。在历次战斗中,该师官兵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以身殉国者众多。为纪念抗战阵亡的将士,该师师长梁汉明于1939年5月,动用补发的8个月军饷,征集工匠百余人,历时8个半月,在天岳关建墓勒石,以旌先烈。

天岳关山上的树,林中的竹,在薄如轻纱的雾里沉默不语,像是披着孝服参加丧葬,伫立在那里还在悼念那些死去的英魂。“抗日阵亡将士纪念馆”的纪念碑和现存不多的碑林,以及蒋中正书写的“气壮山河”石匾都湿漉漉的布满了水珠,仿佛是天地同悲,全是为那段可歌可泣而又令人叹惜的历史还未擦干的泪。

树有情?竹有意?只有那满山遍野的雾知道。

下山归来,去了黄龙山半山腰的天岳村,久违的阳光从薄雾里射出来,照在身上暖暖的。走在村庄里,田野飘来泥土气息,田埂上小黄牛在“哞哞”的叫唤,还有小溪边“吱吱吱吱”转动的水车,一切都那么生动、自然和真实。

驱车回城,再回首,再看一眼高高的黄龙山,终是忘不了黄龙山上那灵动而又多情的雾。

姜以钢 作者单位:市水产局

篮、簧、筛、笊、盘箕、连枷……堆满墙角。蔑匠们吝惜竹材,将竹枝扫帚,短竹筒劈竹刷。淘气娃还能讨到个竹筒水銃,让小伙伴们玩个够。

当黄叶飞舞,万物凋零时,家乡的毛竹依然青翠欲滴,挺拔向上。即使冰雪寒天,也宁折不屈,尽显风骨。地下的竹根们并没闲着,正在发新芽、生新根,等待着新春的破土而出。

近年来,老家种竹贩竹的人越来越多,很多毛竹走出大山,走向远方,他们在为打造咸宁竹文化,唱响“楠竹之乡”品牌而争辉添彩。

郑板桥的《竹》写道:“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老家的竹子亦如此,深深眷恋着这方水土,朴实无华,默默无闻,坚忍不拔,亦如我的父老乡亲。

又是一年春风劲。风拂过我的脸庞,可曾拂过老家的竹林?

徐泰屏 作者单位:赤壁市神山镇文化站

一场……

实在无法接受自己十年寒窗之后,竟是这样一种惨不忍睹的结果。痛苦、悔恨、绝望……我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放弃。当太阳又一次从东方升起的时候,铁匠师傅那些“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的谆谆教诲,让我在一种艰苦卓绝的境地中,看到了冷冷的生活真实,也从此坚定了学打铁的决心。

在铁锤“叮当”声中走过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曾经骨瘦如柴的我,在煤灰飞扬的炉前一天天变得高大和强壮起来。古人云:“铁匠无样,边打边像。”其实打铁不仅是劳动者的事业,打铁更是劳动者的事业。从学打铁到会打铁,十来年的铁匠生活,不仅锻造了我强健的肌体,同时也锤炼了我钢铁般的生命意志,并让我平稳度过了一次次的劫难和厄运。

铁锤“叮当”的声音,是我生命中最动听的劳动旋律——那样一种金属的音符,多少年过去了,仍是那样嘹亮地萦绕在我的心头,让人久久地无法忘却……

陈怡升 作者单位:咸安区永安教育总支

不起,只好看着叔父挑着重负喘着粗气,行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不曾想经过一座小桥的时候,走在前面的叔父被一颗石子绊倒摔在桥上,挑的东西又正好摔到了桥下悬在半空,可怜一条扁担正好压在趴在地上的叔父的颈上,等我赶到的时候,只见喘不过气来的叔父舌头都伸出来了,好长,面颊处赫然有一处二寸多长的伤口,鲜血直流……

如今,九十岁的叔父好像已耗尽了生命的体能,耳聋眼拙不用说了,就连坐着都很吃力,抬不起头,反应更是迟钝,经常连我们这些晚辈都认错。前几天母亲打电话来,叫我们兄弟有时间回去商量叔父的晚年安顿问题,说时日不会太多了,其言也哀哀,其情也戚戚,我听后大悲不已,情难自抑。

叔父一辈子的春秋,都是在默默无闻为家庭的奉献中度过的。如今,惟愿老人在未来的日子里少一些身体病痛折磨。作为晚辈,只有多做陪伴,以敬畏之心以求尽孝。尽管如此,我们也无法弥补对这位平凡而伟大的老人的亏欠之情。